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  
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  
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134  
編號 D8682100

# 卷四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草才百年新雨露  
一見天  
紛紛離間  
報國捐軀  
場何堪  
傳論  
寄百里  
塞滄海  
義禮智大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景陰陽二氣仁

東原 羅貫中編輯  
金陵 興賢堂梓行  
詞曰人景陰陽二氣仁  
義禮智大成浩然沛乎  
塞滄海可托六尺孤能  
寄百里開闢水滸全  
傳論  
場何堪  
報國捐軀  
紛紛離間

忠義水滸傳一卷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K3017  
(18)



双紅堂  
小説  
134(18)

堂者施孔罷宋江看那和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四十三

尚六旬之上眉髮盡白骨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厚始氏評

格清奇儼然有天台方廣

第八十五回

出山之相宋江便請駕車

劉先主遺詔托孤兒

長老上座於禮拜一行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眾將都已見了又智深向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平與

前拈香禮拜畢宋江日久

光至入白帝城而托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

聞長老清德俗緣淺薄無

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議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

由拜訪今因奉詔被邀到

結局矣終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

此得以拜見平生萬幸皆

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

真長老日久聞將軍替天

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托孤中來故

行道忠義存心吾弟子也

此一篇在前幅則為煞尾在後幅則又為引頭

將軍亦天緣也宋江稱謝

不已有詐為証

謀財致命兇心重

放火屠城惡行多

忽地尋思念頭起

五臺山上禮弥陀

曾智深將金銀綵緞上獻

本師長老知是不義之財

再三不敢受魯智深曰弟

子與戰裝賞積聚之物今

日將來獻納本師以充公

用長老曰既然如此與汝

置經七藏消滅罪惡早登

善果智深拜謝當日庫司

耳

觀先王托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為重終以

伐魏為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

倍孫權平益以吳漢為讐者魏耳與我為對者

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之不可輔則自取之

者猶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

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

不能已與

先王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勿

禪固不能為大善亦不能為太惡者也不能為

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為大惡則但

戒之以小惡而已先王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

亦齊元僧揚揚擊鼓聚集

眾僧於法堂上智真長老

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贊

已罷就法座而坐宋江魯

智深并眾頭領回前拈香

禮拜宋江曰某有一言敢

問吾師浮世光陰有限滄

海無邊人身至微生死最

大特來求問於禪師長老

使答偈曰

六根束縛多年四大帝

纏已久堪嘆石火光中

翻了幾個筋斗嘆閻君

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

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合孔明自取之為真話平為假話乎

曰以為真則是真以為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

為曹丕之所為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

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合之聞此言

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

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盡矣

陶訓之讓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劉表之讓荆州

半是假半是真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

語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於前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於前

世原諸眾生泥沙堆積

揚聲吼

長老說傷已畢宋江同眾  
將拈香禮可設誓曰願兄  
弟共同生死出世相進誓  
畢請下雲堂赴齋宋江拜  
問長老曰弟子與智深本  
欲相從指迷祖以統領太  
軍不敢未戀望吾師點化  
智真長老又書四句偈語  
曰 當空雁影歸  
裏缺不圓圓  
隻眼功勞足

雙林福壽全

寫畢遠與宋江曰此是將  
軍一生事久而必應宋江  
看了不知其意又問曰弟  
子不悟法語望乞明解以  
釋其心長老曰此乃神机  
過後方知又喚智深曰吾  
與汝相別正果如今將臨  
也與你四句偈言終身藏  
用偈曰

逢夏而擒 遇臘而執  
聽潮而圓 一見信而寂  
智深拜受偈語次自宋江

則如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  
後便是妙着却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春  
先後之勢與耳劉晔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  
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  
中之後也劉晔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  
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吳之  
後也劉晔可謂知矣矣

尹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  
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  
乃翁手中拏班又在乃郎手中拏班似乎耽  
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  
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非自哉

曹丕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  
一場大廝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  
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  
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  
路虛寫惟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  
寫惟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  
但敘曹丕不敘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敘  
曹丕司馬懿又敘後主孔明或詳或畧各各不  
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曹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  
猇陵之地先主奪回白帝城趙雲按兵據守忽馬良  
至見大軍已敗快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

智深并眾將辭別智直長又照炳先主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慮入老長老同眾僧送別出山十一回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遂傳旨就門宋江等下山回到軍前白帝城住劉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傳俊義吳用接着宋江將前形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偈語與眾觀看皆不曉其文又總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墜魏去了前意公孫勝曰禍机法語久先主一息聽得妙陛下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之侍見權勝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而奏曰臣文蜀帝之恩殊遇甚厚合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此正體貼故來投陛下

來見馬上帶着死雁教習宋江問曰恰纔你射雁來燕青曰小弟初學弓箭見空中羣雁隨意射之不想皆中宋江曰學習弓箭乃為將本等的事射得下來是你能處我相嘗鳴鏑寒離了大山啣着渡開珍江南地煖求食藉初春方回此禽仁義禮智信俱備空中逕見有悲鳴之意大件孤雁並無後害此為仁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盜權劉備敵手不說主上而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嘆黃權惜一死柴陽書法不輕饒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見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



也一失唯雄死而不配此  
 為義也依次而飛不越前  
 後此為禮也預避雁雁  
 吾君過關此為智也秋南看  
 北不越而來此為信也此  
 禽五常兼倫豈可害之天  
 上一群鳥雁相呼正如我  
 等兄弟一般你却射那數  
 隻正如我等相失眾心何  
 如今後不可害此仁義之  
 禽燕書哩哩無言悔罪不  
 及宋江有感口出一首詩  
 云

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  
 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  
 亦只見得別人 尚書劉晔曰近東吳陸遜新鼓蜀兵  
 不曾見得自已 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  
 謀必有准備 諫阻何也 其勢頓挫故可擊且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  
 也劉晔前後兩樣說話實有兩樣界說 不日朕意已  
 决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  
 哨馬報說東吳已有准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  
 葛權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潘濬以

山嶺崎嶇水泚茫

橫空塞雁兩三行

忽然失却雙飛伴

月冷清風哀斷腸

宋江吟詩罷不覺心中懷

慘當晚屯兵于雙林渡口

宋江在帳中因嘆燕青射

雁之事致取紙筆作詞云

楚天公瀾雁射群萬里

光然驚散自顧影欲下

寒塘正愛江沙淨水平

天邊寫不成書只寄得

相思一点暮日空侵曉

拒曹仁 東吳三路兵却借深馬 劉擘曰既有准備夫

恐無益不徒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未扣年方二十

七歲極有膽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問曹仁

引大軍去取美法但恐盡撥軍守把美法去了

張木 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合大將常雕同

諸葛度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眾軍皆有

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

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於客兵

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 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

此論勢 以逸待勞以主制

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 雖曹不自來尚不足

憂况仁等耶 於是傳合眾軍偃旗息鼓

烟古軒不盡許多只  
怨棟盡落花無處宿嘆  
何時王開重見除院  
愁鳴咽恨江渚難角恋  
試觀他春晝歸來回梁  
及燕

宋江寫畢遞與吳用公孫  
勝看詞中之意甚是悲哀  
當夜飲酒甚醉次早俱各  
上馬望南而行正值暮冬  
景物淒涼宋江於路中多  
有所感不覺到京屯扎軍  
馬子東華門外等候聖旨

且說宿太尉趙樞密先到  
京師將宋江等功勞奏知  
天子天子聞奏大喜稱贊  
就傳聖旨命黃門侍郎宣  
宋江等朝見都教披甲入  
城且說宋江并諸將等所  
候宣詔乃朝從東華門而  
入都至交德殿朝見天子  
拜舞山呼皇上看了宋江  
眾將英雄糾糾盡披錦袍  
惟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  
松四人穿本身服色聖上  
大喜曰寡人知卿等為國

只作無人守把之狀能軍且說魏將先鋒常離領精  
兵來取濶須城迤迤城上並無軍馬離催軍急進誰  
城不遠一聲袍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  
取常離忽然有人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離於馬  
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  
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吳曹仁領兵隨後  
到來却被吳兵從後殺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  
此一路交鋒 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不大驚正議  
却用實寫 之間忽探馬報曹真侯向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  
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此一路  
虛寫 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  
虛寫 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  
虛寫 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  
虛寫 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

劉墮之言果有此敗明先主不曉孔明時值夏天大疫  
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與魏自此不  
和吳魏不和此大開自虎却說先主在永安宮  
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一病先主  
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閉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  
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將寬  
鳥臥將身見鬼 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滅而復明  
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汝  
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追先主起而視之上言  
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  
宛然雲長雲長曰臣等非人乃鬼也上帝以臣二人乎  
生不失信義皆勅命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



卷之四十二

宋江等朝見天子



出力卿等之功也宋江再忽曰鬼忽曰禪忽稱弟宛然夢中所聽之語先王批定大吳忽然驚拜祭曰今沙漢投降實乃是夢寫來如西即喚從人間之時正三陛下仁天之賜天子即命更直待知方如先王嘆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省院官詳議封爵太師等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承文官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王太子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先王在白在成都留帝在洛陽而曹不在即即且說孔明到臨終之時父子不相見彷彿相似永安宮見先王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上先生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自起兵伐吳以求至撫其武已有兩年之則相之言自得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以大事相托以三顧始以托孤終三顧之禮為自已下定然孫之清又為兒將軍支結立賞賜軍武等七十二員加封為備十四員加封為正將軍朱將軍支結立賞賜軍

人等天子准奏仍勅與省

錢言訖淚流滿面而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

院官加封爵祿宋江等就

體以副天下之望先王以目過視只見馬良之弟馬

于文德殿叩首謝恩天子

謾在傍先王命且退讓退出先王謂孔明曰丞相觀

命光祿寺大設御宴賜

馬讓之才何如百忙中忽論馬讓人不極似孔明曰

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

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王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

名馬一匹盧俊義等各于

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察之早為九十分付畢傳

府內開支賞賜宋江謝恩

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

出朝回到行營以候朝廷

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與絲權學聖人云鳥之將死其

他日委用不在話下却說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

當時有四處賊寇作亂各

賊共扶漢室臨終之時更不提東吳只說不幸中

據一方不得休息却說平

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

定大遼尚有三處未服乃

是江南方臘河北田虎淮

事更望丞相教之

既自教之又孔明等泣拜於地曰

是江南方臘河北田虎淮

事更望丞相教之

莫長訂書

一國一姓在首卷之四十一

上

西王慶惟有河北禹東京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  
最遠田虎兄弟古去幾個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  
州郡按用虎是河北沁州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郭重其語不即  
安原人家中燃園常為造孔明曰有何聖訓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  
作局場被沁州官府科需獨以曹丕比較是若嗣子可輔則  
以致州縣百姓受苦人皆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孔明聽畢汗流遍  
相聚為盜田虎兄弟乘札謂此語乃深知劉禪之無用也  
會招納流民哨聚沁州凌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州遂州等處百姓數萬餘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  
人以誅蔡京重賞為名殺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  
人放火劫掠百姓官軍不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  
敢嘗其鋒遂與弟田虎占不可怠慢只分付一子連三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  
了沁州設立文武等官制子俱呼曰正天

置宮院樞主建號近日侵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  
打凌州管下林寧縣知縣恩也先三謂眾官曰朕已托孤於丞相命爾子以父  
鞠嗣復領民兵上城守護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方又囑趙雲  
堅閉城門賊兵連日攻打日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  
鞠嗣復寫告急文書差人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顧吾子勿負朕言一番保阿  
來東京省院救下乞取救四斗與別將不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  
兵省院官來見太尉蔡京同故又特囑之  
商議於京紉下重貫高依又謂眾官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  
來日奏知天子宣和五年此何又極周至○看他以上歷歷分付言畢駕崩壽  
正月初一日天子設朝文武慶賀已畢太師蔡京出眾官之言無一語及私與曹操不同  
班奏曰臣昨日在省院中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  
接着凌州林寧縣告急文部有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  
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漢代可修 卷之四十一

書中說河北田虎作亂今  
攻者林軍甚急臣不敢隱  
伏乞聖裁天子曰適大遼  
始平軍民勞苦方纔無事  
甲虎今又作亂將若之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宿太尉保鑿宋江

盧俊義分兵征討

連營跌騎震如雷

一個搦刀萬寇哀

掃盡邊庭烽火熄

保全黎庶瘴烟開

羽書奏捷聞金殿

聖詔褒封下玉帛

忠節各題麟閣上

凱歌聲裡帶春回

宿元景奏曰即日宋江收

還得膺見屯兵封丘門外

聽候調用臣當陛下何不

委他再領兵馬征討此人

若法一鼓而成天子曰今

遣宋江前去收伏田虎更

有力勝于屢論與勸減軍

賞奏曰臣食君之祿願施

天馬之勞者臣前去征討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警勢次句如落日

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年四實嘆今日也山

外安寬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為玉殿自下却

無是無是有是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

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

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

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回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

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廟必也立堂入室

所謂振鷺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

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

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其祠屋

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樣村翁伏臘

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少陵

為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為伐孫權而窺吳後人

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

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

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

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煙一時何分人

物青年自帝托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懷

古豈非文士空花吾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臨眾官奉梓宮

遺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

江有方疏以除陛下腹心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之弟天子大悅賜重賞金即其符授大元帥之職任從各處調遣重賞領旨出朝到樞密院中發兵調取東京管下五路兵馬各起兵二萬于揚州伺候調遣又於羽林軍內選點一萬守護中軍兩員良馬一匹鄧美為左右翼又選兩員勇將趙誦正真為前部死鋒引三萬五千馬軍犯行重賞次日引領將佐共四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開人年五十不稱天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受德厚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受勿息勿忘卿兄弟更求闔達至囑至囑羣臣請詔已畢孔明日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諡曰天人為昭烈皇后廢夫人亦追諡為皇后陞賞羣臣

十五員精壯軍士三十三萬

大赦天下以下再敘魏國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人

萬望江南去征方臘次日

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克却想伐

後受征討之職宋江與盧

不著西曹諫曰劉備雖亡必北孤於諸葛亮亮感

後義直到坡香殿朝見天

情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

子山呼畢天子曰卿等為

伐之與劉諫諫止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

國出力收伏大遼其功不

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眾視之乃司馬懿也

小特因邊方賊盜生發未

司馬懿憤與蜀做對頭却於此處見伏一筆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

盡勦除以致卿等未嘗受

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來攻

封今宿大尉奏卿朕知卿

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伐吳明三路伐

等吳維忠義今勅卿等征

司馬懿之志五路出至問何五路懿曰可修書一封

討河北田虎候再建功當

直討曹宋在拜伏曰臣等

直討曹宋在拜伏曰臣等

差使往遼東辭因國見國王軒比能賂以金帛合起

直討曹宋在拜伏曰臣等

差使往遼東辭因國見國王軒比能賂以金帛合起

直討曹宋在拜伏曰臣等

差使往遼東辭因國見國王軒比能賂以金帛合起



五十五頁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九十四 上

陛下之恩雖肝腦塗地  
不能報也天子大悅親  
賜御酒三盃金花兩朵宋  
江盧俊義再拜謝恩回營  
連整軍伍隨即起程宋江  
盧俊義會集眾兄弟日今  
日面見天子著我等征討  
田虎此回比大遼不同河  
北一路險峻路徑叢雜又  
兼田虎部下皆是精兵猛  
將不可輕敵着令水軍頭  
領李俊張橫張順三阮整  
備船隻候旨起程忽報朝

廷差使費孫聖言已到宋  
江郎排看家與盧俊義等  
迎接勅旨衆人跪下使臣  
開讀詔曰  
皇帝勅諭順天護國秉  
義全忠宋江等逆者用  
虎作亂侵擾邊疆轉掠  
凌州所屬為害匪輕合  
特勅命宋江為平北招  
討使大元帥盧俊義為  
招討副元帥關勝為征  
北正先鋒呼延灼為副  
先鋒吳用為行營正軍

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  
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肥等處  
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百性裏又補敘別將輩  
在周密○以上按下規  
國以下再  
却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  
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  
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  
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  
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若論桃園結義  
則兩人當是兄  
弟然異姓為婿原不得也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  
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  
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  
却以此為第一路第二路  
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四  
路蜀却以此為

師未武為副軍師公孫路第二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只有第三路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以此為第二路蜀第五路乃喬王軻比能以此為第一路蜀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魏意以各兵為定遠夫人安道全行軍助重在各兵蜀却以魏兵為王重在魏兵故前後次大醫官甫端為監馬太獨兩邊皆詳敘一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醫其餘眾將盡封馬步丞相報後主用實寫報孔明用虛丞相不知為何數丞相寫就詳敘中又一虛一實指揮使即日與師直抵日不出視事奇絕令人後主聽罷大驚不但後主驚驚巢穴伐罪吊民掃靜邊界部下將士但有功勞表奏申聞更加爵賞遇州縣即便應付錢糧如有不遵者悉從處置允讓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此大事第二日

故茲勅諭

宋江等受詔已畢擇日便行皇甫端稟自此處有一人姓許名貴忠乃河北曲陽人也幼與小弟在戶江相會曾言田虎留他團營殿就前部下所用後見田虎不仁逃歸故里見在本鄉教李窟鷹武藝射得好箭跟退田虎必知來歷可司着人請來問他根由豈不美哉宋江聽畢叫皇甫端迎貴中端隨即徑到守

告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猜測不出杜瓊曰先帝托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不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不說真病意在不肯放人止猜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求丞相府前何候第三日多從早至晚又不見出猜測不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啟奏皇太后太后大驚問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托之意也我當自往故作驚人之筆以董允奏曰娘娘不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頗有見識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請入

義坊見了許貴忠各新前召之是重之以先帝之靈也皆故太后依奏次日後  
 情皇甫端自目今宋公明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王車駕親至相府第四日御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  
 可上奉天子勅命去征河於地而進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  
 北田虎特命小弟敬來相處只有丞相釣旨教當任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  
 請許貴忠日久聞宋公明車步行與先主親造獨進第三重門過了第三日又  
 是猶大夫蒙賢弟來召王三顧草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與草廬  
 即當赴命同到行營來見相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  
 宋江宋江見忠一表非俗前立候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目  
 甚喜教設宴款待飲酒之相似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  
 問宋江問曰兄弟皇甫端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  
 幼與足下相知深羨公德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  
 聞公曾從田虎必知曲折思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若王軻比能



袖裡取出一箇通曲宋江纔王車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  
 曰將軍行兵員依此箇直去了也是出人意料上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  
 取城巢唾手可得宋江問之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非思  
 曰足下此箇從何而得貴之陛下何心憂乎孔明之意後主聽能又驚又  
 忠曰昔在田虎帳下之時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  
 但是部兵侵占州郡帶忠明日先帝以陛下付托與臣臣安敢且夕怠慢成都  
 同行務過險隘屯兵之所眾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泄漏於  
 及經行河路必圍下一箇人先言自已托病不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  
 某地可以進兵其處可以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乖人  
 埋伏並無分毫差錯將軍之心差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神威天將軍各色甚  
 到地方不識之處開商便柄不足為怪矣○中帶補馬超一邊事妙甚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  
 知進攻之策宋江看罷大馬超監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

忠曰自黃河三日多路至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軍馬子龍漢升等戰功馬超  
 瀕沱河自代郡函城縣東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  
 去參合縣入海雖有水路出右入右出左人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  
 亦無攻取之處用虎占據魏延魏延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  
 州郡都是旱路此去只用亦不洽路為步軍可以取勝宋江欲魏延魏延  
 留貫忠同行忠曰有老母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  
 在堂無人奉養不敢從命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  
 宋江見他孝心難以相角此處用着  
 教取黃金二十兩白銀五李嚴方知  
 十兩辭謝貫忠而去宋江托孤時同受遺  
 與盧俊義拜辭宿太尉趙箭不為無謂  
 驅路上路北去時三軍早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  
 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子龍那  
 用法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

到北京梁中書令聞瑾出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一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  
 城迎接到堂上祀畢請宋江盧俊義正面而坐俊義  
 曰小人叨受爵職原是治  
 下安敢此坐梁中書再三  
 承請眾頭領依次而坐遂  
 設宴款待已罷宋江辭謝  
 出營安下次日水軍頭領  
 李俊張橫來帳中見宋江  
 稟曰今戰船整齊專候可  
 司軍令宋江與吳用商議  
 吳用曰貫忠說水路不須  
 進發且令宋軍一萬據住

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連日受  
 是壓驚送後主出府眾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  
 路救應又總用與苞二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經  
 由成都故無人知又說明眾人只有東吳這一路  
 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  
 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  
 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又以孫權  
 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送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  
 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孔明意中又以孫權  
 以此路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  
 為重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  
 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連日受  
 是壓驚送後主出府眾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



凌州我與兄長從陸路而進以分田虎之勢來江曰軍師所謀正合吾意傳下軍令着裴宜撥下大小頭領二十六員先鋒關勝副軍師末武郝思文林冲孟康侯健瑋青鮑旭項充三阮童威童猛樊瑞李忠周通李俊張橫張順宣贊孫新孫二娘秦明湯隆分撥已定其餘眾將尽隨宋江從大同關進發先說關勝會集李俊張橫張順等

不如蒞廬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與飲酒然惟如此人者可不與飲酒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為戶部尚書漢可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在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間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孔明問鄧芝以試之妙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為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合正

有東和孫權一語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

部領一萬水軍來到凌州鎮守凌州太守柯守親自接入城設宴相待關勝問田虎消息如何太守曰田虎攻林寧縣甚急所得朝廷兵至解圍去了目今田虎差大將王慶上言兄弟據住西陵山每每來侵占凌州下官日久准備守城今幸得將軍到此天子之福下官之幸也關勝問曰西陵山在何處太守曰在西一百里路正說間探馬

為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若命使乎之任非公不可妙在待他自說出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任孔明曰吾來自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王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 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温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覺生自曹丕以

來報王慶王吉差先鋒張  
翔引兵三萬來打凌州關  
勝曰兵來我去迎他便令  
孟康候健監造戰船其餘  
大隊起發前去打听賊兵  
在北凌口屯住關勝傳令  
下寨朱武掛成陣勢關勝  
提刀出馬大罵曰鼠寇無  
端天兵到此尚敢抗拒河  
北陣內田彪持刀出馬直  
取關勝戰至五十合不分  
勝敗鈕文忠出馬助戰關  
勝並無懼色湯隆手提鉄

鎗拍馬出陣望田彪後心  
一鎗打下馬來沈安張仲  
抵住救去了鈕文忠回馬  
便走關勝不趕收軍回寨  
天晚一陣怪風過處朱武  
聞此風聲對關勝曰今夜  
必有賊兵劫寨可要提防  
關勝傳令教林冲李忠周  
通鮑旭樊瑞李俊孫新顧  
大嫂各引兵三千左右埋  
伏燕青官恭和思文湯隆  
三阮同引兵三千右邊埋  
伏童威童猛張橫張順埋

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  
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  
孔明獨以孫權一路為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  
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為急蓋其於四路不  
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  
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吳縱不侵  
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既致矣之侵而  
吳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  
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  
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  
孔明之遣鄧芝為伐魏地也然為伐魏地亦正  
為吞吳地也先主嘗嘗吳矣先主嘗嘗之而孔明

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為不先滅魏  
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  
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天無二日之言章章  
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終先主  
吞吳之志耳  
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  
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  
寄托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必既  
為天對以答問又復為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  
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銀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  
得無答禮乎有秦必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

伏寨內放砲為號關勝寨中點起燭與朱武對坐談兵分撥已定鈕文忠敗回寨與眾人商議曰今夜好去劫寨眾人皆言此計可行鈕文忠沈安張文禮向前奏并馬翼二人為合後董澄左恭為左右翼只留孔成守寨鈕文忠引一萬餘人直至關勝大寨鈕文忠進見關勝與朱武對坐引前部軍呐喊殺入寨中正搶上帳只聽兩邊伏兵

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言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前有周郎亦盡之火又有陸遜猗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猗亭之用火甚遲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

被威撓鈞套索把鈕文忠沈安活捉了張文禮被張順一刀砍死朱武歛寨中放起號砲四下伏兵並起後軍便回被燕青等伏兵攔住樊瑞仗劍作法喝一聲起只見空中火把不計其數千萬個黃甲力士從空中打來一萬餘兵殺死大半四更天禱已散風息天明關勝引帳押過活捉四人拜伏在地情愿殺降開關差林冲阮小七押送

也程曹不服周郎雖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韶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車其連在敵徐盛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為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為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為兵禦陸遜於既勝徐盛以木為城惑曹丕於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捏造雜官者孰能而摹之其能效其萬一耶

若曹丕自守鄴都吳亦以徐盛代守荊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于江淮之間其間志必有

凌州交付典柯太守監候  
且說宋江領兵在大同關

下寨探馬來報把關元帥

山士奇速命先鋒吳可成

石恭石敬石遜等引一千

五百軍高關二十里下寨

頭陣柏對宋江問曰誰掙

此賊呼延灼應聲而出吳

可成挺鎗拍馬來迎二將

開到五十餘合石恭見吳

可成為怯挺鎗拍馬助戰

呼延灼一鞭把石恭打死

石敬石遜見了大怒出陣

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  
為曹操則龍舟之役未必如此之億又使助徐

盛者有孔明則曹孟之否必無生還之路矣讀

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

數自出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主拜遜為輔國將

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

啟奏吳主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魏曰黃何

吳亦曰黃武皆應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

黃天當立之證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蜀

皆求救於魏如此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東吳

說請驅孫權不信前既救蜀今又攻蜀

可來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便是自相矛盾之語

夾攻呼延灼越逞精神正權聞言不能法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

戰之問張清恐呼延灼有有高見可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王坐鎮中

失走到陣前取石于打中原急不可圖今若不從必為讐矣臣料魏與吳皆無

吳可成面上脊身落馬李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

達赶上砍死石遜被呼延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

灼打折右臂兄弟二人敗主士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路兵

上關來山士奇問曰怎的敗別作商議已在孔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辨

敗回石敬把前事告知士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

奇大怒傳令点兵三萬戰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

將數員下關搦戰宋江令都督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

呼延灼拍馬出陣石敬對至半路忽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

士奇曰石恭等俱被這使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與開曹真屯兵



寨各人獻功賞勞三軍且退武士望之士般賜坐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  
說山士奇一面申文求救生敘我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妙在生  
一面擊守關隘再說宋江意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此句待他但恐蜀王年  
典與用西議取關時迂曰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  
小弟所知關內有个百尺權欺後主之初芝乃蜀有山  
浮屠宝塔我同石秀背帶請出孔明來對說川之險具有三江之固上三句說吳蜀人若國  
雖人于匹砲四个滑地扒此二句說吳蜀形勢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  
上閉去將砲架在關樓上而立此言與蜀今大王若委質稱臣於魏魏必望大  
用藥線三五丈長引着連和之利王朝觀求大子曰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與兵來攻關  
珠砲响就關內放起火來亦順流而進取妙在又用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  
哥引兵來進應外合宋一句硬吞若大王以勳為不然勳將就  
任依老當晚二人來到關大王有矣此言與魏若大王以勳為不然勳將就  
面時廷士去一看不見和之害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此言與魏

人入去星光下只見一株衣下般學池帳中此言與魏

大樹倚在關邊時廷從樹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

上酒將下去見沒動靜復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反便孫

上來對石秀曰你可將砲妙不可言曰適欲寫小臣首乃大工也今欲使小臣者

上關樓春上施放我去塔亦太王也大王獨自孤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反是

上放火但是關內四散火難起來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恐孫惟不決故

起你便可下來砍開關門不可言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恐孫惟不決故

二人說罷時廷扒上塔頂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

所時已是三更宋江典唐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

俊義引一萬哨兵十二員鄧芝不居其主吳曲無一人入蜀以送孤意用激法

大將次後張清索超等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眾視之乃吳都吳入姓

兵正來到了以打關門內張名儒子惠忽見為中即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

所得正上關樓放箭箭射亮不能違孤之情也權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

所得正上關樓放箭箭射亮不能違孤之情也權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

鼓却被百秀着藥線阻哉批權不注意後而注意孔明便權大喜重賞張  
破上連珠砲响嘩得寸開濕使同鄧芝入川道好以上略下京吳却說孔明自  
軍士各自逃命將廷曉得鄧芝去後吳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  
砲响就塔上放起火來開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不必用將合彼回吳  
內曹潮若秀從閣上召下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改加兵給蜀矣吳魏學  
來早把閉門欲閉眾兵槍靖臣當准南平定變方便為七槍然後圖魏便為六  
人關來山士商投北而走張魏則與吳亦不能久停仍照領先王可以復一  
天明宋江入關救救滅了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  
火也榜安民功勞請上直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合都芝張溫入溫自以  
請廷石秀頭一功宋江對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鞍坐於殿  
吳用曰今日眾兄弟死心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說不出實龍高  
已得此閉再把許貫忠地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  
高展開觀看此九十里

守把軍師有何妙策可取  
此閑吳用附耳低言數句  
直教五門關外委作屍田  
血海金烏宿下皆成劍樹  
鎗林畢竟如何且听下回  
分辦

第八十五回  
盛情禮舉我投降  
元帥良憤激出家  
沒氣迷空動戰塵  
沛思似義馬蹄輕  
英雄解甲投幟幟

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宴罷當今王上深慕吳干  
欲指舊怨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  
見吳王不曾提也先主伐吳張溫領諸酒至半酣張  
之事却於孔明對吳使補出孔明此日在其傲慢  
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不與計論自是相體次  
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對亭之上命  
眾官相送孔明怒懣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  
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此人定是溫怪之乃問孔明  
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勣見為益州  
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士否則向笑  
則不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肯就學  
何况於我溫曰且說汝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  
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業

井上極身燈世名

天子後發願厚符

將軍雄師守長城

功成倘使英雄策

不負勤勞向聖明

宋江與吳用議取五門

開吳用曰急切不能取且

撥兵不動山去直取去必

有兵來我先分兩路軍

抵五門關山林深處埋伏

等他兵至直往所殺却先

伏一支兵就那里殺入關

去唾手可得宋江曰先

賢經傳無所不覽此語大話我今亦聞之矣

公既出太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

頭答曰溫曰頭在何方

便將頭在西方詩云乃眷西

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

無耳何能聽又問天有足乎

云天本無形無足何能步

又問天有姓乎

以知之必曰天子姓劉以

然則天子屬身姓則

天之姓亦屬身矣

又在東忠對曰雖生於東而

秦必謂曰清郎答問外流

副元帥盧俊義置軍

將敵馬賊那甲文韓

比共八個頭領引兵一

抵五門關下搦戰只要

懸誘他來起兵殺西

副先鋒呼延灼張清

于城一丈青鄧州

雷橫解珍解武秦振

共二十名各帶三千

五門關兩邊埋伏只

天砲响兩下殺出眾

謝孔明望東吳而來

吳王見張溫入蜀



莫奈奇書

英雅堂卷之四十二

三



今去訖却說山士奇引敗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遺鄧之同張溫入國  
軍回王門開來見馬良出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樽後主孔明之德願  
實乃田虎族弟有萬夫不  
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尙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  
請之馬羊下一將姓某各  
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  
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秦必論天  
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為  
君者各修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芝又論  
到底不弱勝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  
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永不相伐  
下吳蜀兩邊以下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以  
報入由原魏主曹孟德知大怒曰吳蜀通和必有圖  
中原之意也不有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

曰若魏將復從大同內有兵伐吳此段不與此時大司馬曹孟德已  
敬曰何謂大王宋軍中有  
侖勝石將好生利害修以  
防備被他打打五將大  
王子細思訪此人忽插馬  
報宋軍到因官軍大端統  
宜言到時宜宜王石方順  
于王勳揚端若七員大將  
引軍馬到開迎取

餘牙將守在關口且說  
統軍等軍隔關三十里  
下寨關隊伍莫真大時  
宋江打話處義日誰人  
好向誰江看收拾戰船三十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  
時

去敵馬驟出馬大叫賊將口會聚大小騎士合曹真為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  
不下馬投降更待何時真等為大將先行許都呂虔為中軍護衛官依為合  
真無刀直取馬勝約戰二役劉曄將所為謀官劉曄此時前後水陸軍馬三  
十合馬勝便走真真急追何以不諫十餘萬冠日起兵封司馬懿為尚書侯躬留在許昌  
十數十里自回原來馬勝不說魏兵  
故意詐敗廣後義向馬勝起程即說與吳組作探知此喜報入吳國近喜仇矣  
前車氏言曰你對呼延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  
約說知如此如此馬勝十餘萬從蔡瑁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為  
投東路去了利害極權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顏雍曰今王士既與  
真真出馬重平接戰必有臣前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其出兵漢中以分  
十餘合真真力怯便走其勢為下文趙雲取一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  
三石提燈在馬前平二人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六任雍曰陸伯言鎮守  
即不數合車平回戶侯定



方順招眾將方追趕三荆州不可轉動不之不取荆州恐亦權曰孤非不知  
十里下寨原後義也奈眼前無督力之人  
五日收兵不劫端端軍見內應聲而出曰臣驛不木願統軍以當魏兵若問  
宋而不劫今眾將飛勢追不親度大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  
趕復奪大回關于于情兵大半合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  
端一人諫曰日前說徐恰好用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慮  
義有萬夫不當之勇如今看姓徐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  
漸漸退去非誘敵之端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眾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  
統軍曰移量此等無智之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其地日徐其將日徐忽一人  
志力怯敗走汝等若不同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  
前便行處斬眾不敢言只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即敵  
得連夜趕來廣後義軍軍且執其走趙統軍扣勒軍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與韓當周泰不服盛視之

巨說馬麟來見時延灼果陵守禦年約負氣極有膽勇陸遜以年少人不服他

曰泰慮元帥軍令若是端人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也敵

統軍赴他有一百甲邊致與陸遜笑先生而先引兵到玉門關改

率引射曹軍馬下山慢上移營彷彿相似引他去遠然後令營營

等從山後抄將來環攻奪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開路路起信德哥上復兵

入開此時睡手可得呼延之如韓信之刀斧手權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前日我即進兵揚我執

是君王欲斬突哈武士哈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子

孫韶韶與奏曰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利不敵來救孫韶到也

與曹丕所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曰休矣有終

軍宗慈權遂入營吳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

為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不

高斬大王何故放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

尚行賞也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

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眾乎徐盛有展其

權曰前犯法本應在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

然孤兒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



蘇吉那安士榮大怒起來孫部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

孫立回馬來關三十合回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

馬又走安士榮不趕去馬江接應徐盛亦得諸若棄部而却說魏王駕龍舟至

權銘高叫納命的來一丈勇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

岸有多少兵直白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

青舞双刀來關二十餘當寨與朱相之在浦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

合一丈青拍回馬便走安須彷彿相似

士榮趕來張脩取百子飛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

打士榮落馬雲霧青指天上建龍鳳日月五角旗旗儀鑿族極光耀射目

各蓋冠一丈青戰二十命只好去消除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

一丈青又走雲霧不趕張江弔居原耳

清動馬再由雲霧天怒倫觀劉擘蘇齊曰可渡江百睡曰兵法實實虛虛彼見

奔欲來張脩取百子打去大軍至如何不作整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

把雲霧打下馬來百敵百兵動一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一畢竟劉丕曰

牛勳春急撤回陣後續兵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曉宿於江中當夜月黑將寫月

掩殺過來陣後延灼且軍士皆執燈火明燦天地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

戰且走珍凌振把神霄見半點兒火光連有猛火火光孔不問左右曰此何

砲架在關前施放關中軍故也近臣奏曰想間陛下天共來到故望風逃竄耳

將大驚半萬春听得砲脆不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而不見先寫月黑又

急回呼延灼復兵追趕牛操舞樂之月孔明借箭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

萬春有破排命而走早被之勢前後開關相母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

武松魯智深李逵歡不閉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

內軍兵措手不及眾軍到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如傳市

關下木衣楊林提了雲霧賊曹不大驚讀首見之原來徐盛東縛蘆葦為人畫

善者做假沒振一刀砍傷亦吃大驚

兩段與此被解珍投了伍假城疑樓只用

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假人守其妙





宋江聽運來到雲谷口下  
寨細認金烏嘴有七員大  
將守把是聖文敬元仲龍  
查升曹洪前副宋廷流經  
却領雄兵三萬鎮守當日  
正議軍情忽報宋軍再抵  
道來批戰送統軍大怒曰  
我教這廝死無葬身之地  
即便占軍迎敵方燎日末  
江兵勢甚大難以迎敵若  
以愚見只駭空關門彼兵  
遠來糧食不敷不久自退  
我乘其誘進之可獲大同

方見東吳敵北魏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又看西蜀戰南蠻

玉門一國不知統軍意下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四十四

若何然統軍不聽自引兵  
聖嘆外書  
第八十七回  
茂苑毛宗崗厚始氏評

宋軍陣上蓋平出馬統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軍曰誰與我捉此賊背後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黃訓拍馬出陣兩馬相交  
孔明通吳之後便當接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  
問三十餘合董平手起一  
原而從事於南方者何哉曰孫權之兵曹丕所  
鎗正中黃訓左臂有痛撥  
欲借以攻蜀者也孟獲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  
馬回陣宋廷捨出直取董  
攻蜀者也魏借孫權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以為  
平韓滔出馬迎住戰不十  
我用乃魏借孟獲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為我  
合韓滔便走宋廷拍馬趕  
用不惟不為我用又深足為我患則安得不以  
來被韓滔一刀砍死竺文  
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還欲伐魏則孟  
敬大怒輪斧出馬與蔣敬